



羣書治要

四三十四

和装本

74

6314

22



門 74
號 6314
卷 22

皇清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御在男力臣職最等奉 教訓

御前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

人戒

臣術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

本書有作行

前上有之字

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

諛作道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
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
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
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
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
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
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
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
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
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
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

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華作燈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

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

待作持

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

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

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

二作三

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

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舊作
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

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

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

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種作樹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進之作
進闕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

管子
卷之四十三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是公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

舊無固
逸之固
字補之

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
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
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
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
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
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
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
主哉。

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亡，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
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
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繼絕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
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
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
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
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
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朞年而士不至於是其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驥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
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
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
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
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
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
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仁作行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
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
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
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
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
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眇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齊。是齊王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誠

法誠作敬慎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無曰字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天之道，毀滿而益謙；地之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之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

過乎閻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旣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

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

生上有侯字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

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忌作它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

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
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
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
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
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
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
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



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
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卽抑重臣
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
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
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
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
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
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
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焉恐怨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
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
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
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
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
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
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獨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旣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想恐想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旣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設恐讒

答恐合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

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知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思慈恩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
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
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
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
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
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
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
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
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
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
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
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
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
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
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
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恐統

導忠遵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鮠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但疑俱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鮠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驚，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甬恐民

及恐反

彈當作

天下當
補作字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疑災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
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
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
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
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
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
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
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處疑慮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
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
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
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
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
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
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
措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
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貞恐真

量恐置

未恐衍

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為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皇恐星
坐帝之
帝恐衍

於恐衍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為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本書黑
作墨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極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烈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界疑計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費作實

失作大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
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儉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
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
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
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關

必作心

徒下有
弗能塞
三字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繇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莅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上聖作
望
表作責

無居字
尹疑尸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無諫字
按作抹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拔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史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共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舊無脈
字補之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道下有
術字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
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
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固作賢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
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
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
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
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
法行則冗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亟作咸

謂作爲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三上有使字

宿作苟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
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
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
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
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
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
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
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自而外
至理也
作權噬
賢之狗
而外招
賢欲其
至也

用作明

嶮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
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
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
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
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
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
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
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微至爾
今舊作
求實取
令改之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微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屈作拙
扶作巧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扶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

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一作全
名下有
揚

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

秦書滄要 卷之四十四
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

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